

Vivian.

告别薇安

庆山 著

追寻落空，爱欲求不得，
死亡或为告别。

安妮宝贝时期作品
1998 | 2013

告別薇安

庆山 著

北方聯合出版傳媒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聯想·万卷出版公司

© 庆山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告别薇安 / 庆山著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4. 5
ISBN 978-7-5470-2659-5

I. ①告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000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187千字

印张: 10.25

出版时间: 2014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鸿艳

特约编辑: 应凡 曹曼

装帧设计: 董歆昱

ISBN 978-7-5470-2659-5

定价: 3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『序言』

2000年1月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。这本书集结了我在1997、1998年期间写作的故事，大多是在一夜之间随意写完，如同一个文字游戏。包括当时随兴而起的笔名，安妮宝贝。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。

很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，或者渐渐消失不见。我一直在写，写了十六年，直到此刻当下。我也已说服自己相信，人的一生，会有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我来到这个世间游玩一遭，一直在认真和专心对待的，有写作这件事。

2014年，这些以往的书版权到期，重出单行本。

小说系列，是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（2000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彼岸花》（2001年9月），长篇小说《二三事》（2004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莲花》（2006年3月）。长篇小说《春宴》（2011年8月）单独发行，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散文系列，是《八月未央》（2001年1月），《蔷薇岛屿》（2002年9月），《清醒纪》（2004年10月），《素年锦时》（2007

年9月)。《眠空》(2013年1月)单独发行,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回头一望,所有小说作品的内容,未曾脱离过爱欲、死亡、思省、探寻这四个主题。我关心的是人内心的问题,有时对声色世界兴趣不够投入,对时代和大话题也没有兴趣。但实际上并没有区别。色是空,空是色。在故事中一个小人物的生涯中,物质世界和大小时代一直在刻下它们的烙印。这些生涯也最终归于无常空寂的洪流。一切殊途同归。

在散文里,我写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和观察。散文更温柔也更危险一些,因为我通常会直接站在文字的前面,没有任何隐遁。

在变化的是写作的心态、技能、思考与阐释的深度。从《告别薇安》读到《春宴》,或者从《八月未央》读到《眠空》,仍有很多跳跃式的区别。有些作者二十多岁一出手即不凡,并且把这种不凡一直定型到老去。我不是这种模式。刚出来时无知无畏,文字颓废、即兴、放任、一意孤行。之后一路跋山涉水,山高水远。渐渐觉得远处更远,高处更高,自己更微渺。

有些人的文字是跟着自己的心走的。我以文字追踪自己的生命。

在《莲花》之前的早期作品里面,这颗心还曾有很多困惑、疑问、悲伤、负担。写至《莲花》,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《莲花》

仿佛是一种开启。到了《春宴》《眠空》，感觉获得更多自由。其间从此地到彼地，走了很多年。但我并不感觉虚度。也没有任何抱悔或遗憾之意。

其间，我把很多时间给予了生活的尝试和动荡，并且把这些变化，与无数目的不明的旅行，一一写在文字里面。我的性格，一贯不喜欢逃避或退缩，对任何人和事，总是选择直接迎面上去。书里的人也大多这样处事。但这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文字里，有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。

我们与任何一个他人其实都是彼此组成，彼此融化的。情感、精神、追索、实践的方式也是平等如一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不管如何相隔，最终能够相会，并在心的深处产生深深的连接。在一个故事里读到自己并不奇怪。如果尝试用真实而感知的心去写作，看到的也会是整个世间或所有心灵的存在。而不纯粹是一种个人化虚构或想象。这里面有许多隐藏或直率的真意。

这十多年，一路前行，身上聚集了各种判断、定论、争议、是非。但那些试图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或各种折射，对我来说，从未显得重要，比过往云烟还要淡薄。每个人各取所需，在一部作品里，看见的不过是自己的心。心心相印也好，南辕北辙也好，都是极为自然的反应。书只是一面镜子，在阅读之中，用以照见自己。我也一直试图以文字成为自己的镜子，走到和照见自己的更深处。

如今重新出版，再次翻阅旧作，早期的一两部作品的确不是很成熟，但大概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和性格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作品里面，看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挣扎与实践，点点滴滴，细微如实。与文字一路冲刷磨砺，穿过大河，想汇入大海。

我始终认为，生命该如何真实而尽力地度过，是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。而思考、创作、行动、阅读，这些推动我们。

谢谢你们陪伴了我那么久。我会继续往前走，心无旁骛，心有自在。

从二十余岁写到如今，已近中年，现在名字改为庆山。

庆山

2014年4月6日 北京

目次

告别薇安	0
七年	0
暖暖	0
最后约期	0
小镇生活	0
无处告别	0
下坠	0
午夜飞行	0
	4
	5
	1
	3
	1
	1
	5
	1
	8
	1
	6
	3
	4
	3
	2
	5
	0
	0
	1
	3
	3
	5
	1
	1
	9
	9
	1
	8
	1
	6
	7
	1
	5
	9
疼	1
呼吸	1
空城	1
伤口	1
生命是幻觉	1
一个人的夜晚	1
如风	1
交换	1
七月与安生	1
烟火夜	1
	2
	7
	9
	2
	4
	3
	3
	7
	2
	2
	9
	2
	1
	9
	1
	1
	9
	1
	8
	1
	6
	7
	1
	5
	9

告別薇安

他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这样也好，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。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如此容易沉沦，他不知道是游戏本身，还是因为这仅仅是属于他和她之间的秘密。

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，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。IRC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串字母中。Vivian，应该是维维安。可是他叫她薇安。

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点。失眠的感觉就好像自杀。

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。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，爱情的一幕。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缠绕着心脏，直到感觉缺氧苍白。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，Hi。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，Hi。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。

他：不睡觉？

安：不睡觉。

他：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。

安：他只需要两根弦。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就这样开始。

聊了很久。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，他去倒咖啡，站起来的时候撞倒一把椅子，然后又重新开始。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，是需要对手的，势均力敌才能维持长久的趣味。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。天色发亮的时候，她说她得去睡觉。他们没有约再见的時間。

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。探头去看镜子，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。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。没有对手。在现实的人群中，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，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，然后在等车的间隙把它喝完。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习惯性微微眯起眼睛。燥热的阳光像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。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。

他：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。

安：我知道。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。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。你只穿系带的皮鞋，从不穿白袜子。你不用电动剃须刀。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。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地喝。但是你肯定很瘦。

他：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。

安：？

他：？

走出地铁站以后，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。那里有大片的樱花树林，是他眼中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。走进公司所在的大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低下头，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。衣服上常常黏着细小的粉色花瓣，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。

那一天。也是在电梯里，乔对他说，它们有味道吗？她是他的同事，不在同一个部门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。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，然后她笑了。

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。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。头发很长。有漆黑明亮的眼睛。不化妆。十二岁暗恋班上的英俊男生。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。

安：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？

他：不知道。

安：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，一扣扳机……

他：嗯。

安：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。

他：很惨烈。

安：不是惨烈。

安：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。

他：你喜欢他的方式？

安：呵呵。

安：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。

安：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折磨得半死不活。

他不是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，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。他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。她的想法有时使他怀疑她是个男人，可是她是可爱的。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，他同样喜欢。

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。他说，出来见一面好吗，我们去吃冰激凌。她曾告诉他喜欢吃冰激凌。她说，是南京路上的伊势丹吗，那里有一家。他说随你挑吧。

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在同一个城市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Kenzo的新款香水。她告诉他，她喜欢上海的地铁。在站台上等候，她常常有一种欲望。想突然地跳下去，然后当地铁呼啸而来，再奋力爬上台阶。她说，她喜欢这种幻想。

你喜欢看海吗，她说，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。他在那里笑她，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浦江。

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。有一度时间，上海的网民习惯这种聚会。十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，打保龄。男人比较多一些。当然他也曾和女孩约会。网络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安全方式。他和近二十个网上认识的女孩见过面。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，再

也没有见过下一次。也有例外的，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，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。

这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。那是一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，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。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像一个暴食的人，有了一个空虚的胃。

他只是这样地问她，没有抱任何期望。

聊天也是好的。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，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碎花毛毯盖在肩头和膝盖上。中途会再去煮一壶咖啡，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地碰翻什么东西。凌晨，他们下网。照例数到一至三，然后一起键入Quit，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。这种感觉使他沉沦。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，清醒地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之中。

他开始想念她。下班，在地铁车站上，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的细节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，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。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网上谈到爱情。

安：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。

他：记得。

安：印象最深的是——

他：她眼中的泪水，流到我的手指上，很温暖。

安：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他：为什么要问这个。

安：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。

他：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。我感觉它即将腐烂。

安：不相信爱情的人，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。

他：你呢。

安：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。有时候是空的。

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，涌进地铁车厢。微微的晃动中，车厢里苍白的灯光照亮黑暗的隧道。他四处观望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，是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。车厢里的年轻女孩，很多是office小姐，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。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样一类。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，无所事事的散淡样子，而且常常深夜出现。

他想如果她在这里，她会辨认出他。一个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人。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平头。用草香味的古龙水。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。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。她只是暗暗发笑。

因为开始留心，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和他在同一个站台上，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。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在那里和他一样神情冷淡，带一点点慵

懒。她穿宽大的洗旧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，瘦瘦的手腕上套一大串暗色的银镯，头发漆黑浓郁，光脚穿绕着细细带子的麻编凉鞋。她喜欢斜挎一个大大的背包，有时从那里扯出一副耳机，塞着耳朵。听音乐的时候，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的疏离和冷漠。他一直想知道，她听的是否是帕格尼尼。

有时候，他想他应该突然地走上去，对她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如果是她，她会邪气而天真地抬起头看他，用她惯有的似乎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如果不是她，那么她会扭过脸去。可是，他想留出多一点的时间看她。悠闲而笃定的。这个游戏他可以控制结局。

周末，公司去酒吧聚会。乔走过来请他跳舞。乔说，还记得我的嘴唇吗。她侧着脸在阴影中对他微笑。他抱住她，发现她已经醉了。John走过来拉住乔的手臂，你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John对乔的暗恋。虽然乔有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摄影师男友。

乔推开John的手。她的蔷薇般醺然的脸颊伏在他的肩上。她睁着眼睛看他。林，和我跳舞。他看了看身边尴尬的John。他把她拖出了酒吧。

已经是午夜。在狭小的公寓电梯里，她再次仰起脸问他是否还记得她的嘴唇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然后突然地把她推倒在电梯门上。他粗暴地亲吻她。她轻声地说，我很久没有做爱。他去英国已经两年，我没有和任何男人做爱。她唇上的口红开始颓败，像被烧灼着的花瓣，无法自控。